梁谿漫志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梁谿漫志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東坡教人讀《檀弓》

東坡教人讀《檀弓》，山谷謹守其言，傳之後學。《檀弓》誠文章之模範，凡為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，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，惟《檀弓》或數句書一事，或三句書一事，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，語極簡而味長，事不相涉而意脈貫穿，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，此所以為可法也。

東坡識任德翁

蜀人任孜字遵聖，以學問氣節雄鄉里，兄弟皆從老蘇遊，東坡所謂「大任剛烈世無有，疾惡如風朱伯厚」者，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：老任況豪俊，先子推輩行。又云：平生惟一子，抱負珠在掌。見之齠齔中，已有食牛量。其子後立朝，果著大節，即德翁也。東坡眼目高，觀人於齠齔間已能如此，妙矣夫。

東坡西湖了官事

東坡鎮餘杭，遇遊西湖，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，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

來，飯於普安院，徜徉靈隱天竺間。以吏牘自隨，至冷泉亭則據案剖決，落筆如風雨，分爭辯訟談笑而辦。已乃與僚吏劇飲，薄晚則乘馬以歸，夾道燈火，縱觀太守。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，幼在院為蒼頭，能言之。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。

東坡改《和陶集引》

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穎濱，使為之引，穎濱屬稿寄坡，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，其下云：嗟夫！淵明隱居以求志，詠歌以忘老，誠古之達者，而才實拙。若夫子瞻仕至從官，出長八州事業，見於當世，其剛信矣，而豈淵明之拙者哉！孔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。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。東坡命筆改云：「嗟夫！淵明不肯為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，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，為獄吏所折困，終不能悛，以陷大難，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，其誰肯信之？雖然子瞻之仕，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，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。孔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《孟子》曰：曾子、子思同道，區區之跡，蓋未足以論士也。」此文今人皆以為穎濱所作，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。宣和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於穎濱第三子（遜），因錄以示人，始有知者。

東坡教人作文寫字

葛延之在儋耳從東坡遊，甚熟，坡嘗教之作文字云：「譬如市上店肆，諸物無種不有，卻有一物可以攝得，曰錢而已。莫易得者是物，莫難得者是錢。今文章詞藻、事實乃市肆諸物也；意者，錢也。為文若能立意，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，皆赴吾用。汝若曉得此，便會做文字也。」又嘗教之學書云：「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，能小不能大，我則不然，胸中有個天來大字，世間縱有極大字，焉能過此？從吾胸中天大字流出，則或大或小，唯吾所用。若能了此，便會作字也。」嘗為作《龜冠詩》送其行，葛以語胡蒼梧，蒼梧為記之。此大匠誨人之妙法，學者不可不知也。

東坡謫居中勇於為義

陸宣公謫忠州，杜門謝客，惟集藥方，蓋出而與人交，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，故公謹之。後人得罪遷徙者多以此為法，至東坡則不然，其在惠州也，程正輔為廣中提刑，東坡與之中外，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。諸軍缺營房，散居市井，窘急作過。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，又薦都監王約、指使藍生同幹惠州，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，漕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，坡以為嶺南錢荒，乞令人戶納錢與米，並從其便。博羅大火，坡以為林令

在式假，不當坐罪，又有心力可委，欲專牒令，修復公宇倉庫，仍約束本州科配。惠州造橋，坡以為吏孱而胥橫，必四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，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事。又與廣帥王敏仲書，薦道士鄧守安，令引蒲澗水入城，免一城人飲鹹苦水、春夏疾疫之患。凡此等事多涉官政，亦易指以為恩怨，而坡奮然行之不疑，其勇於為義如此，謫居尚爾，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？

東坡緣在東南

東坡平生宦遊多在淮浙間，其始通守餘杭，後又為守杭，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。嘗過壽星院，恍然記若前身遊曆者。其於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。謫居於黃凡五年，移汝，既去黃，夜行武昌山上回望，東坡聞黃州鼓角，淒然泣下，賦詩云：黃州鼓角亦多情，送我南來不辭遠。尋上章乞居常州，其後謝表有「買田陽羨，誓畢此生」之語。在禁林與胡完夫、蔣穎叔酬唱，皆以卜居陽羨為言。晚自儋北歸，愛龍舒風土，欲居焉，乃令郡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。已而得子由書，言桑榆末景，忍復離別，遂欲北還潁昌。作書與惟熙云：然某緣在東南，終當會合，願君誌之，未易盡言也。至儀真乃聞忌之者猶欲攻擊，遂不敢兄弟同居，竟居毗陵以薨。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，古之偉人自能前知，所謂有開必先者不假數術也。

東坡卜居陽羨

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，卜居陽羨，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遊，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，坡亦喜其人，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、訪山水為樂。邵為坡買一宅，為錢五百緡，坡傾囊僅能償之。卜吉入新第。既得日矣，夜與邵步月，偶至一村落，聞婦人哭聲極哀，坡徙倚聽之曰：異哉，何其悲也！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？吾將問之。遂與邵推扉而入，則一老嫗，見坡泣自若，坡問嫗何為哀傷至是，嫗曰：吾家有一居，相傳百年，保守不敢動，以至於我。而吾子不肖，遂舉以售諸人，吾今日遷徙來此，百年舊居一旦訣別，寧不痛心？此吾之所以泣也。坡亦為之愴然，問其故居所在，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。坡因再三慰撫，徐謂之曰：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也，不必深悲，今當以是屋還嫗。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，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，竟不索其值。坡自是遂還毗陵，不復買宅，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憩焉。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。前輩所為類如此，而世多不知，獨吾州傳其事云。

東坡懶版

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，止於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，氣寢上逆不能臥。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臥內，輟所禦懶版以獻，縱橫三尺，偃植以受背，公殊以為便，競據是版而終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為之銘曰：參沒易簀，由殪結纓，斃而得正，匪死實生，堂堂東坡，斯文棟梁，以正就木，猶不忍僵，昔我邑長，君先大夫，侍聞夢奠，啟手舉扶，木君戚施，匪屏匪几，詒萬子孫，無曰不祥之器。

《毗陵東坡祠堂記》

東坡自黃移汝，上書乞居常，其後謝表有「買田陽羨，誓畢此生」之語。在禁林與胡完夫、蔣穎叔唱和有云：惠山山下土如濡，陽羨溪頭米勝珠。賣劍買牛吾欲老，殺雞為黍子來無？又云：雪芽我為求陽羨，乳水君應餉惠山。晚自儋耳北還，崎虛萬里，徑歸南蘭陵以歿。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間，未嘗一日忘吾州者，而郡無祠字奠謁之所，邦人以為闕文。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（子健）來始築祠於郡學之西，塑東坡像其中，又於士大夫家廣摹畫像，或朝服或野服，列於壁間，而晁侍郎（公武）為之記，其略曰：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，崇寧間賊臣擅國，顛倒天下之是非，人皆畏禍，莫敢莊語公之葬也。少公黃門銘其壙，亦非實錄，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。元祐，以改法免役壞元豐，指溫公才智不足，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；稱蔡確謗讟可赦，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遷擢；章子厚之賊害忠良，而謂公與之友善；林希之詆誣善類，而云公嘗汲引之。嗚呼，若然，則公之《上清儲祥》、《忠清粹德》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謾歟？公武因子健之請，伏自思念，歲月滋久，耆舊日益淪喪，存者皆邈然後進，則緒言將零落不傳，於是不敢以不能為解，而輒載其事。惟公當元祐時起於謫籍，登金門玉堂，極禮樂文章之選，及章、蔡竄朋黨於嶺表，而公獨先；朝廷追復黨人官爵，而公獨後。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，豈有他哉！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為賢，從者詈楚公子曰：隸也不力。非以為不肖，皆有為而發，豈少公之意或出於此，非耶？後世不知其然，惟斯言是信，則為盛德之累大矣。因述景迂生之語，俾刻之樂石，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。記成，彊伯刻石為二碑，一置之郡齋，一置之陽羨洞靈觀。用杜元凱之法，蓋欲俱傳不朽，其措意甚美。然東坡公之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。

武臣獻東坡啟

東坡帥定武，有武臣狀極樸陋，以啟事來獻。坡讀之，甚喜，曰：奇文也。客退，以示幕客李端叔，問：何者最為佳句？端叔曰：「獨開一府，收徐庾於幕中；並用五材，走

孫吳於堂下。」此佳句也。坡曰：非君誰識之者。端叔笑謂坡曰：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，得無假諸人乎？坡曰：使其果然，固亦具眼矣。即為具召之，與語甚歡，一府皆驚。竹坡老人周少隱（紫芝）聞之，李端叔嘗記其事。

東坡戴笠

東坡在儋耳，一日過黎子雲，遇雨，乃從農家借箬笠戴之，著屐而歸，婦人小兒相隨爭笑，邑犬群吠。竹坡周少隱有詩云：持節休誇海上蘇，前身便是牧羊奴。應嫌朱紱當年夢，故作黃冠一笑娛。遺跡與公歸物外，清風為我襲庭隅。憑誰喚起王摩詰，畫作東坡戴笠圖。今時亦有畫此者，然多俗筆也。

東坡《荔支詩》

東坡《食荔支詩》有云：雲山得伴松檜老，霜雪自困楂梨粗。常疑上句似泛，此老不應爾。後見習閩廣者云：自福州古田縣海口鎮至於海南凡宰上木松檜之外，悉雜植荔支，取其枝葉蔭覆，彌望不絕，此所以有伴松檜之語也。

東坡用事對偶精切

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，洶湧奔放，瞬息千里，可駭可愕，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，人不可及。如《張子野買妾詩》全用張氏事，《祭徐君猷文》全用徐氏事，《送李方叔下第詩》用《古戰場》「日五色」，皆當家事，殆如天成徐君猷、孟亨之皆不飲，作詩戲之，用徐邈、孟嘉飲酒事，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為對。其通守餘杭日《答高麗使私覿狀》云：歸時事於宰旅，方勞遠勤；發私幣於公卿，亦蒙見及。發幣一事，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？

退之、東坡用先後語

退之《南山詩》云：或齊若友朋，或差若先後。人多不知先後之義，練塘洪慶善吏部（興祖）引《前漢志》云：見神於先後宛若。其注云：兄弟妻關中呼為先後子。觀東坡《徐州謝上表》云：信道直前，曾無坎井之避；立朝寡助，誰為先後之容。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，蓋不知亦出於此也。

東坡文效唐體

東坡之文浩如河漢，濤瀾奔放，豈區區束縛於堤防者，而作《徐君猷祭文》及《徐州鹿鳴燕詩序》全用四六，效唐人體而益工，蓋以文為戲邪？

東坡錄沿流館詩

東坡在翰林被旨作《上清儲祥宮碑》，哲宗親書其額。紹聖黨禍起，磨去坡文，命蔡元長別撰《玉局遺文》，中有詩云：淮西功德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載斷碑人膾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其題云：紹聖中得此詩於沿流館中，不知何人作也，戲錄之以益篋笥之藏。此詩乃東坡自作，蓋寓意儲祥之事，特避禍故託以得之，味其句法則可知矣。

石屋洞題名

臨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：陳襄、蘇頌、孫奕、黃灝、曾孝章、蘇軾同遊，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。內東坡姓名磨去，僅存仿佛，蓋崇寧黨禍時也。

柳展如論東坡文

東坡歸白海南，遇其甥柳展如（閎），出文一卷示之曰：此吾在嶺南所作也，甥試次第之。展如曰：《天慶觀乳泉賦》詞意高妙，當在第一；《鍾子翼哀詞》別出新格，次之；他文稱是舅老筆，甥敢優劣邪？坡歎息以為知言。展如後舉似洪慶善，慶善跋東坡帖，具載其語。

貶所敬蘇、黃

元祐黨禍烈於熾火，小人交扇其焰，傍觀之君子深畏其酷，惟恐黨人之塵點汙之也。而東坡之在儋，儋守張中事之甚至，且日從叔黨棋以娛東坡，洎張解官北歸，坡凡三作詩送之。魯直之在戎，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調護其逆旅之事，無不可人意。當是之時而二守乃能如此，其義氣可書，張竟以此坐謫云。

昌化盛事

東坡眉人，貶昌化。任德翁亦眉人，後亦貶昌化。張才叔贈德翁詩云：儋耳百年經僻陋，眉山二老繼驅除。德翁和云：身投魑魅家何在，澤逮昆蟲罪未除。蘇任兩公同鄉里，同貶所，大節相望，顧儋耳獨何幸也！

侍兒對東坡語

東坡一日退朝，食罷捫腹徐行，顧謂侍兒曰：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？一婢遽曰：都是文章。坡不以為然，又一人曰：滿腹都是識見。坡亦未以為當。至朝雲乃曰：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。坡捧腹大笑。